



世說箋本

七八

全拾冊



多湖

世說箋本卷七

方正下

盧志於眾坐

世語曰志字子通范陽人尚書璉少子少知名起家鄴令歷成都王

問陸士衡

陸遜陸抗是君何物 吳書

答曰

如卿於盧毓

盧璉

魏志曰毓字子家涿人父植有名於世累

司空

璉咸熙中為泰山太守字子笏位至尚書

士龍失色

既出戶謂兄

曰何至如此

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

祖名播海內

寧有不知鬼子敢爾

孔氏志怪曰盧充者范陽人

家西獵見一麀舉弓而射即中之麀倒而後起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禮也

何物猶言何等親族

神君猶神明幸也

李云言語蘆植與鄭玄學

馬融者子毓魏司空以儒

學顯子欽字子若晉尚書

僕射欽子璉衛尉卿咸熙

魏主奕年號蘆稱陸父祖

諱故陸亦舉其父祖諱故

士龍失色也

鬼子盧氏也罵盧志語敢

者珠冒之辭敢尔怒其無

禮也

搜神記里有許字然則

忽見當在門上鈴下鈴下
卒也有使令則製鈴以呼
之者見通鑑註客充也舊
作家誤唱言也前進也記
襟上有一字襟包帙也可
體裁制長短適充之體也
尊府君稱充父也府君太
守之稱見記作識是也勅
告戒也女郎稱少女之辭
記作為三日給食三日畢
三日詳釋嚴裝也一副亦
一襲也衣單復具曰一襲
懊音與悔恨也又上聲惱
也惋音腕驚嘆也二犢舊
作一犢誤
見人言其可羞耻也
女以靈芝自喻煌煌有光
彩貌猗猗美盛貌
嘉異舊作嘉會誤來儀見
尚書即來也靈祇所為言

充逐之不見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
下我衣惡客前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府
曰近著盡可尊府君書為君少府展名提
充書示得充充府君書為君少府展名提
舉無辭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
至婦無辭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
日君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
留之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
別之自養勅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
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襲被褥一
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居四年
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作浮乍沒既上
往開車後戶見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
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
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與金別
并贈詩曰煌煌往問訊女抱兒還充與金別
顯嘉異表神竒英未及秀麗何猗猗華豔
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

風緣也親謂塔也願養也
鬼魅唾之則消今形如故
故叔之鬼不喜人唾詳釋
高舉貴其價也欵忽也大
家女之尊稱家與姑通母
之姊妹為姨大姑即崔少
府女之姨也遺下脫兒字
兒大姑之女也大姑之女
謂充云云素解姊妹同出
為姨大姑之女稱崔氏女
為姨崔氏在年長故曰姊
即從母姊妹也記作昔我
姊嫁少府生女姊即母之
姊妹也謂大姑來充家也
崔氏少府之女也姨曰此
姨大姑也外甥姊妹之子
父曰此父崔少府也考云
温休反幽休温反婚是幽
婚之兆也素解休息息即
死也死而温是幽婚之象

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盃可
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充取兒盃及詩
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命逢唾
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竟就充懷眾初怪
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謂眾
盈高舉其價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
問充得盈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
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也遣視
痛之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也遣視
未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謂充卿盈甚似得盈本
氏煥又似充貌姨曰我外甥三月末間產父曰
春煥温也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
其兆先章矣願休強也即字温休温休蓋幽婚也
著績其後生植為漢尚書植子毓為魏司空冠
蓋相承也議者疑二陸優劣謝公以此定之
王太尉也夷甫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
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

七言詩本 卷七 一

此亦一說備參按盧植傳不出充父二千石太守也
 鷹云公事有失其事不與及於雄鈔撮王弼以公事免王夷甫有公事謝超宗坐公事皆謂吏曠公案事也准當作準詳釋再按名字義蓋取諸平直準繩索解向受當作雄受以姓向誤何如言於足下何如按長官屬吏稱為君臣猶我以長田忠致為君主與別有論
 劉云憾而已非方正之選相聞或作相問通音問也領校詳釋
 按送牛有二焉呈太守者謂之呈牛不呈太守自郡送者謂之郡牛鈔撮引杜氏通典後漢建武十八年

我法卿自用卿法不交交不親密也劉云似狎尔非正方正王云言語已非方正
 向雄為河內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劉淮橫怒遂與杖遣之雄後為黃門郎劉為侍中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詣劉再拜曰向受詔而來而君臣之義絕何如於是即去武帝聞尚不和乃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猶絕漢晉春秋曰雄字茂伯河內人世語曰雄有節槩仕至黃門郎護軍將軍按王隱孫盛不與故君相聞議曰昔在晉初河內溫縣領校向雄送御儀牛不先呈郡輒隨比送洛值天大熱郡送牛多賜死臺法甚重太守吳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杖曰郡牛者亦死也呈牛者亦死也奮大怒下雄獄將大治之會司隸辟雄都官從事數年

改州牧為刺史或謂州府為外臺胡三省曰江南謂禁中臺詳釋或云尚書御史等臺法也此比例也喝中暑病也蓋雄所送者郡牛也故曰郡牛亦死呈牛亦死不獨我有罪也晉書雄初仕郡為主簿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謹繫雄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王云註引為真晉書遂兩用之按真疑作証蓋劉準吳奮本是一事晉書誤分為二事

為黃門侍郎奮為侍中同相避不相見武帝聞之給雄酒禮使請奮解雄乃奉詔此則非劉淮也晉諸公贊曰淮字君平沛國杼秋人少以清正稱累遷河內太守侍中尚書僕射司徒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鄰退人若將墜諸淵臣於劉河內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為君臣之好武帝從之禮記曰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那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鄰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玄曰為兵放逐之臣不主來攻伐故曰戎首也服舊君也

周伯仁為吏部尚書在省內夜疾危急時刁元亮為尚書令營救備親好之至良久小損虞預晉書

小損謂病勢稍減也

王敦舉兵至石頭刁協等
出戰敗走至江乘為人所
殺
狗舊作狡今从晉書又疑
作抗直
集韻狼狼屬生子或欠一
足三者相附而行離則
顛故粹遠謂之狼狼通鑑
注倉皇而行如恐不及也
批手擊也史記註辟易開
張易舊處也中朝洛陽也
劉云斯人於倫好如此尚
足論名品耶 應登曰仲
智如患弟之泣別責兄之
容侯其言似正亦不近人
情按悲泣別見下 鄭太
后諱阿春先適渤海田氏
而寡後為瑯琊王夫人有
寵生簡文帝尋陽公主等

曰刁協字元亮勃海饒安人少好學雖不研精
而多所博涉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書令
中宗信重之為王敦所忌舉兵討之奔至江南
敗死世說曰元帝以鄭后之寵欲舍明而立
簡文議者咸謂舍長立少既於理非倫且明帝
以聰亮英斷直為儲嗣周王諸公並苦爭懇切
惟刁元亮獨欲奉 明旦報仲智 鄧粲晉紀曰周
少主以阿上旨 明旦報仲智 鄧粲晉紀曰周
也性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顛被害王敦使
人弔焉尚曰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
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
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仲
智狼狽來始八戶刁下牀對之大泣說伯仁昨
危急之狀仲智手批之刁為辟易於戶側既前
都不問病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興齊名那與
佞人刁協有情逕便出
騰云世說當作世語按此註見臨川
原本正方篤然曰世說似無道理

王世懋云此稍近方正然
得無過耶
順流而下故曰下下都也
明帝幼聰哲長有文武才
畧在位三年年二十七崩
史臣云雖享國日淺而規
模弘遠矣機斷謂臨機決
斷也明帝為太子時溫為
衛率詳釋 悉之謂盡悉
知之也猶不悉恭為人之
悉
欲以威武屈之也鈞深致
遠見繫辭傳
劉云清誓甚直宜在朝廷
之上
王云可稱方正
通鑑注初周顛為杜竣所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晉紀曰帝
幾元帝長子 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
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太真所說溫
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
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
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
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劉謙之晉紀
帝言於眾曰太子子道有虧溫司馬昔
在東宮悉其事嶠既正言敦忿而愧焉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

困投敦於豫章故敦以為德鈔撮言吾不能效忠奮武以保國家是以負公知己之心也反言答之按周顛代戴淵為護軍將軍以郝嘏為長史草間求活言奔竄田間以求免也

按當作挺詳釋

舊一作亡峻封邵陵公

我昔在鄉時有此鼓妖則有災臺下指度亮既以為反入朝則必下我於廷尉按山頭謂石頭言我寧從山頭望廷尉不能使廷尉從山頭望我通鑑注江南謂禁中為臺臺下朝廷也詳釋晉書蘇峻入石頭

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晉陽秋曰王敦既下六軍敗績顛位大臣朝廷傾

左右文武勸顛避難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傾

日恨力不足豈有餘邪

蘇峻時王隱晉書曰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有

流舊三千餘家結壘本縣宣示王敦有收墓枯骨遠近感其恩義咸共宗焉討王敦有功封公遷歷陽太守峻外營將表曰鼓自鳴峻自研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曰臺望廷尉不能延尉望山頭乃作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

人祖竺吳豫章太守父奕全椒令羣有智局仕至御史中丞晉陽秋曰匡術為阜陵令逃亡無

行庚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因眾坐戲語合術

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

匡人家語曰孔子之宋匡簡子以甲士圍之

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述先王之道而為咎者非其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

終孔子解甲罷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

者猶憎其眼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其棋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

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

徐廣晉紀曰江彪字思元陳留人博學知

時匡術有寵於峻實從甚盛孔群遇於橫塘不禮術怒欲刃之智局才智幹局也峻令術守苑城即臺城王云丞相末年大不滿人意在保存諸叛賊蓋深於節義二字不太分曉按在字疑每之誤王云正氣語乃作尔許巧語王制秋時鳩化為鷹憎眼以其鷹眼猶存也

劉云丞相雅量此年少不讓小伎自多宜戒

李云言語 王云語蘊藉 似王公

得之遇此嘲也深公得此 義夷然不屑和嶠既得唯 笑而已皆同自遇自處也 衿猶水衿之衿謂心胸也 衿契心友也劉云言伯仁 以棟梁自居而絕人也又 云勸柱語柱自佳語又佳 此時陸為丞相參軍麟云 凡人情趨於時而陸拒之 所以為方正也一說陸以 王為非類拒而不許所以 為方正也按如前說謙遜 也如後說傲慢也王陸名

名兼善奕為中興之冠累 遷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 傍有客曰此年少戲 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 年少非唯圍棋見勝汪 棋品曰影與王恬等 棋第一品導第五品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 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 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

遂為衿契徐廣晉紀曰顧顯字孟著吳郡人驃 騎榮兄子少有重名泰興中為騎郎

蚤卒時為泰興帝年號劉云少年陵忽大人 悼惜之以此為方正奇矯取名所害心術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 援吳人請婚陸大尉對

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 同器杜預左傳注曰培 塿小阜松柏大木

也薰香草夫婦人 蕕臭草玩雖不才義不 為亂倫之始倫之始

周叔治作晉陵太守周 侯仲智往別叔治以將

別涕泗不止仲智惠之 曰斯人乃婦女與人別

唯啼泣便舍去鄧粲晉紀曰周謨字叔治 顯次第也仕至中護軍周侯

獨留與飲酒言語臨別 流涕撫其背曰奴好自

愛阿奴謨小字王世懋云仲智阿奴非周謨 傲狠伯仁友愛都無關方正小字詳釋

王丞相作女伎施設牀 席蔡公先在坐不說而

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別傳曰謨字道明濟陽考 城人博學有識避地江左歷左光

祿錄尚書事揚州 刺史薨贈司空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 散晉陽秋曰峻率眾二 萬濟自橫江至於蔣

山王師唯侍中鍾雅獨 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

族秦晉匹也而陸之言如 此是余所未詳也劉云亂 倫似謂不類耳李云今之 恃勢者可羞也培塿一作 部婁說文引作附婁薰蕕 詳釋易云有夫婦而後有 父子

周侯顛也 劉云一樣兄 弟厚薄如此李云兄弟

李云無味

見可知難二句見左傳宣 十二年知難一句見信二

十八年傳及吳子料敵篇

左氏董狐見宣二年傳執簡見襄二十五年傳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

通鑑晉成帝咸通四年時論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互為降禮按降禮程鄭所謂降階也

尾蚘亦作蚘本草蚘蛇膽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

司馬德操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漢書董仲舒傳魯

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

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

寇讐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

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

董狐將執簡而進矣雅別傳曰雅字彥胄穎川長社人魏太傅鍾繇弟仲

常曾孫也少有才仲常志累遷至侍中詳釋

王丞相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以問

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華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

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蚘

蚘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

授含乃蚘膽也童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

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

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

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孔君平疾篤王隱晉書曰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善春秋有文辨歷太子舍人

累遷廷尉卿庾司空為會稽省之晉陽秋曰庾冰字

也少有檢操亮常器之曰吾家晏相問訊甚至

平仲累遷車騎將軍江州刺史

為之流涕庾既下牀孔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

問安國寧家之術迺作兒女子相問庾聞回謝

之請其話言王隱晉書曰坦方直而有雅望劉辰翁云此却非周嵩比惜不見話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鸞彈彈劉枕丸迸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通鑑作為兒女子相泣耶

毛傳話言古之善言也

王云當以使君為句自明

劉云如怒如笑如馨即如此也寧訓那將兵將也

三輔黃圖秦始皇造千石鐘簾高二丈自此代有之
簾鐘鼓柷橫曰簾縱曰簾
永嘉五年懷帝為劉聰所殺西晉亡左傳南風不競楚必無功還軫見晉語此猶言回車

推人之禮行之不容易
王云意未肯降
亡祖湛也先君承也下文云藍田名父之子
李云言語

碎牀檮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
戰求勝桓甚有恨容中興書曰溫曾為徐州刺史沛國屬徐州故呼溫使君鬪戰者以溫為將也

桓公議移洛陽鐘簾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簾桓不能奪李云言語

王右軍與謝公詣阮公阮思曠也至門語謝故當共推主人謝曰推人正自難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禮記曰婦人餘

無所諱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綽集載誄文曰咨予與公風流同歸擬量託情視公猶師君子之交相與無私虛中納是吐誠誨非雖實不敏敬佩絃韋永載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口誦心悲既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徐廣晉紀曰庾羲字叔和亮第三子拔尚率到

位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道恩羲小字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晉書曰陸

絕俗太原王術雅重之引為建威長史遷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望闕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

朝士稱其忠亮

好家居指皇居盛織兒猶言小兒撞擊也

群小群小人也詩愠于群小

託寄出論語此謂親友相共託寄也鈔撮準擬其氣度韓非子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戴話言謂費也王云孫多穢行故受此辱應登云惡其自托諂交
拔尚率到見釋

肝晚也

刘云謂從此作因緣
王云此語殊有理

何法盛撰晉中興書者見
文選註 鈔撮云魏姚彪
覆鹽百斛於江與此相似
按姚彪事見語林文海披
沙有論

易疊上九高尚其事
晞字道叔元帝第四子

劉真長王仲祖共行日肝未食有相識小人貽
其餐肴案甚盛真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
苦辭真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胡

陶範小字也陶侃別傳曰範字道則侃第十子
也侃諸子中最知名歷尚書秘書監何法盛以
為第九子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脩齡

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戴安道少有高名晉安帝紀曰戴逵字安道謙
甚為劉真長所知秦於娛生好鼓琴善屬文尤
樂遊宴多與高門風流者遊談者許其通隱屢
辭徵命遂著武陵王司馬璠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
高尚之且

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
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伶人樂工也伶氏起自伶
倫
山陵天子葬也時簡文帝
崩過事事畢也

一統志方山在江寧府形
如方印
時阮居會稽剡縣
故言我入剡縣則泊安石
渚不與阮相近以其便能
打人不可嚮近也按不易
二字行此與語林原本所
載時人有稱庾太尉殷光
祿曰此公好舉宗本推人
同諸說皆非
鈔撮形色與聲色意同此
言渠寧可以形色加之人

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劉辰翁云
安石渚會易

稽地伊彼李云更
也無倫理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
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

世說新語

卷二

九

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溫別傳曰溫有

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命與坐上客共語答曰

相識已多不煩復爾羅府君別傳曰含字君章

後啓上羅國遂氏族焉後陽未陽人蓋楚熊姓之

武辟為別駕以官解誼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

累遷散騎常侍廷尉長沙相致仕中散大夫門

仕還家階庭忽蘭菊挺生豈非至行之徵邪

王文度為桓公長史時桓為兒求王女王許咨

藍田既還藍田愛念文度雖長大猶抱著鄰上

文度因言桓求己女婚藍田大怒排文度下鄰

乎不猶乎也按形色與道
理反對加凌也言彼當於
道理上取勝不可以聲色
凌轢之 劉云薄溫之詞
應登云亦且不成語
言我相識已多不煩復與
新人話
木素木也中散上或有加
字 行馬桓木也交互其
木以遮關于門也漢魏三
公門施行馬 挺一作叢

曰惡見文度已復癡畏桓溫而兵那可嫁女與

之文度還報云下官家中先得婚處桓公曰吾

知矣此尊府君不肯耳後桓女遂嫁文度兒王氏

譜曰坦之子愷娶桓溫第二女字伯子中興書

曰愷字茂仁歷吳國內史丹陽尹贈太常王世

懋云舊以面兵為句而不可解今始曉言文

度癡兒畏桓溫而渠兵也那可嫁女與兵

太極殿始成徐廣晉紀曰孝武寧康二年尚書

年二月內外軍六千人始營築至七月而成太

極殿高八丈長二十七丈廣十丈尚書謝萬監

視賜爵關內侯大王子敬時為謝公長史謝送

版使玉題之王有不平色語信云可擲著門外

謝後見玉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

世說新語

卷七

九

惡見愛念對 兵罵語
也蜀龐承老輩荒悖隋煬
帝老輩多姦下文謝玄呼
桓溫為老兵皆同輩亦兵
也又按晉書詎可畏溫面
而以女妻兵也此與王說
合

初學記云歷代殿名或沿
或革唯魏之大極自晉以
降正殿皆名之

關內外侯關中侯詳釋
題額也信使也
劉云謂薄待大臣固可然
殿牌比之廢物擲去似為
不可

屈辱也

王云註更委悉

大極殿榜劉瓌之題之詳釋

劉云善對不假言不讓也烈宗孝武帝也

天子崩未有謚號曰大行皇帝大行者不在之稱劉云事敗下似落一誅字按贈上落一後字

長史王濛也濛子蘊子爽

亦自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長謝以為名言宋明

帝文章志曰太元中新宮成議者欲屈王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謝安與王語次因及魏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韋仲將懸梯上題之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韋仲將魏朝大臣寧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知其心迺不復逼之

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

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中興書曰爽字季明恭弟第四弟也忠

孝質直烈宗崩王國寶夜開門入為遺詔爽為黃門郎拒之曰大行晏駕太子未立敢有先入者斬國寶懼乃止仕至侍中恭事敗贈太常

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

伉儷配偶也見左傳

劉云捷急語耳非方正王云非方正豈謬耶

姑臧宋書作姑幕詳釋王云徐廣答謝晦劉裕受禪之時也此言桓玄篡立誤

元嘉二年謝晦舉兵反鈔撮桓玄出居姑熟大政皆諮焉仲文玄之寵人此或奉玄使至京而還也左傳風馬牛不相及

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中興書曰王濛女諱蘊女諱法惠為孝武皇后王

桓玄篡立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野民

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兖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祭酒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歛歔宋書曰謝晦字宣明

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孟景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以下屬補之傅亮其輔政以事伏誅

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同行王弘之王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別見

也風風逸也服虔云牝牡相誘謂之風一說牛喜頻風馬喜逆風此不相及也後從曰扈從扈尾也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中軍

都令史詳釋索解吏部咨問都令史執選事也本文疑有誤按據此說則宋世吏部句都令史咨執選事句舊貫舊例也通鑑注參決機務謂之參懷詳釋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慧曉也在選

心險而行拔物人也鈔撮令長者太守屬官也太守以上官之權制之也積積忿容忍也謂

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士蔚當作廷之詳釋

下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南史曰下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祖嗣之

中領軍父廷之上虞令彬險拔有才與物多忤官車騎記室參軍

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憤

語林南史作為

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謂此憤耳今已投之

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見別

任彥升劉璠梁典曰任助字彥升樂安人四歲之美冠絕當時好交結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冠貴遊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官

延譽見晉語

在齊紆意於梅蟲兒

自梁人言之故曰在齊紆意網繆注意也

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

東昏諱寶卷字智藏在位三年王珍國等弑之追貶東昏侯

我彥升大慚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任中書監加散騎常侍

昌一作倣南史父倣字昌達竟陵王名子良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世說新語卷七

褚彥宣

南史曰：褚彥宣，字彥淵，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彥宣少有高節，除國子博士。

以一目

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蕭子顯齊書曰：彥回，河南陽翟人。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主彥回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湛之卒，彥回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仕宋為彥回子貴。

南史曰

淵長子貴，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貴深執不可，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

往問訊

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貴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詔，以輅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人見索火

燒之。馭人奔車，乃免。司馬光通鑑曰：宋主下詔禪位。

通鑑注

檐宇之末曰軒，促

已是何

意乎？輅車，田向遠望之車。彥回好遊戲，故詔給之。

取於人

而與於人，以德於家。物指宋與一家，指齊言。

馬門即

齊臺也。索解一家物，指宋與一家，指齊言。

奉璽綬

勸進齊王也。大司馬門，即齊臺也。索解一家物，指宋與一家，指齊言。

御坐前

臨殿，陞曰臨軒。此謂宋主惜遜位也。

先驅螻

蟻，謂先君而死也。楚策：試黃泉，尋螻蟻，文類。從引作拭黃泉，驅螻蟻。

此事禪

代也。言類見宋代晉，齊代宋也。披猖，妄行貌。

莊子猖

狂妄行。楚辭：何桀紂之猖披。曲禮：百年日期。

願

有期，願之壽。

紀僧真

得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

吏邀逢

聖時，階榮至此。南史曰：紀僧真，建康人。

謂曰我

子弟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乃請事齊高帝，備見親信。嘗令學士手迹，報答書

送之笑

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貴人

所不無

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及也

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須謂意

之所欲也。

世說新語

卷七

十一

階位階也

蕭惠開官少府，加給事，未征西將軍。思話子也。

門戶門地

也。堂堂出論語：又堂堂乎張。京兆田郎，魏舒堂，皆謂容貌盛正也。

須謂意

之所欲也。

數字叔文時為侍中都官尚書

考云詹事總東宮眾務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等子松詳釋注產業之事所未嘗言李云所言者何薄躬自稱也遭逢遇時也非由才能致之風範猶遺德也後漢楊震或勸開產業震不告曰使後世稱為

世說新語

卷七

由江敦別謝瀹南史曰瀹字義潔陳郡人謝莊子也仕至太子詹事我不

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

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徐勉為吏部尚書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郟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

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

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

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耆宿及長篤志

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諡簡肅嘗與門人夜

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子松曰吾家

世清廉常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

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

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

顯貴以來門人故舊丞薦便宜或使割闢田園

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歛

若此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

紛紜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

終可為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無日

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

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舍耳武相

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富繼踵

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華富繼踵

高門甲第連闈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

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

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

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前漢韋賢少子玄成亦備父業位到丞相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一經公儀休相魯按園葵而棄之見織布機焚之曰欲令農父工女安所售其貨乎又以二字管下九句懸車致事老致仕也七十致事懸常所乘車於廟檀弓歌於斯矣於斯聚國族於斯慧日十住蓋勉兒孫小名言慧日等既應娶婦則各須有家然宅內狹小難作之方幅言使四面齊全也人之在世猶逆旅也慚我宅為他人之有為時人所笑培塿小阜此言假山也性靈心也內中宅中也十住新從南還想資財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必多。初欲藉之營宅。既舟車不至。無所得資。然土木已起。不可中廢。保保有也。貨與賣與也。章。點。字。務。直。章。敬。子。消。用。也。尋。究。尋。也。園。價。何。以。能。得。百。金。之。多。也。由。字。管。下。十。六。句。筆。勢。一。作。事。意。非。有。去。心。迹。之。但。以。筆。勢。不。可。已。錄。之。耳。李。云。牽。強。說。話。真。假。道。學。也。又。云。不。惜。甚。矣。又。云。說。上。治。生。去。何。也。所。除。營。宅。之。餘。金。也。天。台。觀。心。食。法。食。者。衆。生。之。外。命。儒。典。指。繫。辭。傳。孔。子。曰。孝。經。進。退。食。固。不。可。也。忽。畧。致。消。耗。亦。不。可。也。焉。斥。凶。地。不。生。物。曰。鹵。南。史。可。安。下。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腹。丘。聊。可。鬻。鬻。十。八。

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麓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陸陌交通。渠畝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菱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蓋是筆勢所至。耳憶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妄心。蓋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需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熟。田地。甚為。烏鹵。彌復。可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所。收。獲。汝。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此。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勸。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勸。畧。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

字按寢丘孫叔敖事。非吾所知四字衍沾惠也。此及謂五十餘金。老生老子也。課職掌之常課。冬日夏日。詳釋濁酒二句。稱康語。交關付與家事也。考引正字通曰。凡書約曰。交關。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虞露積也。箱。車。內。容。物。處。記。云。中。庸。

王世充。西域胡人。姓支。從其母嫁王氏。冒其姓。越王侗。據洛陽。國號鄭。國。指。唐。劉。云。世。長。非。高。宗。時。人。今。言。高。宗。者。誤。也。按高祖舊作高宗。故劉有此言。旌門。樹。旌。以。表。門。也。書。獵。于。有。洛。之。表。十。句。不。反。

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屨。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腹。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合。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蘇世長。從獵於高陵。唐書曰。蘇世長。雍州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周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孝經論語。王世充僭號。署行臺僕射。世充平。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

態發邪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王世懋云世長是神堯時人今言高宗悞也說見上

真宗將立明肅后宋史曰劉后華陽人指揮通

振真宗即位入為美人進德如章穆皇后崩欲

立為后大臣多以為不可卒立之后性警悟曉

書史聞朝事能記其本令丁謂東都事畧曰丁

未嘗以文封奏皆得預聞比之韓柳名遂振真宗

朝拜相以文擅移皇堂比之韓柳名遂振真宗

丁謂有才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姦邪及稍進

用即啟真宗以神仙之事作玉清昭應宮耗費

可勝紀論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

憂不富貴楊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東都事

畧曰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十一以童

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嘆異以為

秘書省正字歷官翰林學士謚曰文顧惇量按

李氏逸書云丁謂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

語王禹偁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

臂入乎此人必不忠果如所言前註引東都事

畧云云恐不足盡信

王介甫雅愛馮道五代史曰馮道字可道瀛州

薦於晉王唐莊宗即位拜戶部侍郎明宗時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晉滅唐道又事晉加司徒侍

中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漢高祖立乃歸漢周

滅漢又事周太祖世宗時卒道少能矯行以取

稱於世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

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諸將有拉得美女

者以遺道道真之別室訪其主還之於父喪居景

能耕者夜往潛為之耕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鎮

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當世士皆仰為

元老而喜唐參政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

為之稱譽

世說新語

皇堂墳穴也即陵墓真宗崩丁謂為山陵使雷允恭為都監判擅穿土穴土石相半繼之以水王曾奏云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希合希望投合也帝音曠金幣所藏也漢書虛費府帑冊策同立帝立后立太子曰冊立此

段此回事段也猶言今段童子舉士科名正字詳釋張承業唐宦者也佐李克用父子滅朱梁為唐復讐晉王李克用也不姓朱邪其子存最滅梁即位為唐莊宗明宗克用養子李嗣源也及莊宗遇弒立為帝晉石敬瑭也借契丹兵滅唐另晉契丹滅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另漢周太祖郭威篡漢其養子世宗名榮拉一作掠宋初唐石晉劉漢郭周故曰四姓自唐莊宗至周世宗凡十君詩大雅方叔元老

伊尹事見孟子

伊尹之志用孟子語

裏行詳釋唐介劾彥博在蜀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

宋太祖始置諸州通判

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王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介

甫為之變色東都事畧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文彥博交結宮禁

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至

用大

雅量上

孔文舉在青州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為袁

譚袁紹子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

讀書論義自若豈有此理

諸葛武侯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父珪字君貢泰山郡丞亮早孤躬耕

梁父泰山下小山名梁父

吟蓋本齊魯歌謠孔明好擬其曲調而歌之徐庶字元直先主劉玄德昭烈皇帝也

猜疑也權權變也數術也狼顧詳釋

三馬司馬懿與二子師昭也槽曹音同畜獸食器帝即懿也此與王敦桓溫好預人家事同意魏武有因事殺懿意故太子金祐之克與刻同約定期日也左傳請三克而涉進止進退也

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謂

為信然先主屯新野徐庶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

曰此入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先主遂詣亮謂關

羽張飛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累遷丞

相益州牧率眾與司馬宣王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猜

北征卒于渭南與司馬宣王仲達河內溫人猜

忌多權數魏武聞其有狼顧相召使前行令反

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

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

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治軍渭

鏢彦才濟陰吳質季重為魏文帝四友

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

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董卓殺周忠許靖懼走交州劉璋字季玉為益州牧先主入蜀璋出降

孝經匡救其愚

署府事署連署也國語作薦可而替否左傳作獻否而成可機衡要密官務也通鑑注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違覆持異見以相反覆也若欲避小嫌重與人違缺覆

世說新語

卷七

十七

許司徒喪子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趾太守士燮劉璋遣使

招靖靖入蜀璋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

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董休昭蜀志曰董允字休昭南

郡將允秉心公亮丞相亮欲任以宮省之事遷

侍中處事為防制甚得匡救之理延熙中守尚

書令華陽國志曰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與費文偉蜀志曰

文偉江夏郫人遊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代蔣琬為尚書令欲共會

其墓所休昭白其父掌軍請車蜀志曰董和字

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

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勅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

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

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

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

昭有難載之色文偉便從前上及至喪所諸

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

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軍問之知其如

此謂休昭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自

是吾意了矣優劣不在此

豫章太守顧劭環濟吳紀曰劭字孝則吳郡人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舉

善以教民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

圍棋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

信使也按先時父已聞子病重故此時心了其故也

審則職業曠廢政教闕失我無益矣事得中其小嫌猶如弊躋也桃氏云百三名家諸葛丞相集十一作十反文義了然如使十反屬幼宰殷勤屬元直則殊快矣殷勤通鑑作勤渠通雅開後其車輕疎不蔽後者周禮良車蔽車注如今輕車後戶之屬設後戶者便其出入也從前前時也

世說新語

卷七

十七

指若冷反八刺也謂緊按而忍悲也

麻博二邑名

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隱據也墳高四尺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骨肉雖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也故隨我歸故鄉也

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使西河之民疑汝道德與夫子相似居親喪無異稱

延熙七年魏曹爽寇漢中王平遣護軍劉敏據興勢

猥雅也懸隔絕也

嚴莊也莊治行李也具車馬曰駕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以為公臣曰可人也桓溫過王敦墓曰可兒可兒

爾雅三倉隋書經籍志三倉三卷郭璞註秦李斯作蒼頡篇漢楊雄作訓纂篇後漢賈訪作滂喜篇故曰三倉與學校尉蜀先主置

樞機言行也繫辭傳語孟光字孝裕廣陵散吳苑稍康晝寢夢一人自稱黃帝伶人骸骨為人發露康埋之其夜夢其人授廣陵散乃覺都不遺忘劉潛琴譜杜夔妙於廣陵散稻康就其子猛求

世說新語卷七

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禡賓客既散方歎曰已

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及其反

也其長子死葬於麻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

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

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

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

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子夏哭其子

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

哭子夏亦哭曰天平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

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

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

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

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

吾過矣於是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魏軍次于興勢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禡別

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禡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

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

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

欲數禡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光祿

人才力相懸若此吾聽事終日猶不暇爾

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圍棋于時羽檄交

馳嚴駕已訖文偉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

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辨賊者蜀志曰來敏

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

尤精倉雅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

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

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自警

嵇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

世說新語

卷七

七

得之。按此曲後世猶存。見春渚紀聞。又紫霞洞譜。盧氏雜說亦說此曲音釋亦有說可考。斬堅各也音權說文當廣也。徐鍇曰。斬固也。斬制其行也。集韻。各也。呂安字仲悌。欲告遜事於官。遣去其妻。謀於康。康止之。文選注。安妻美。庶兄異使婦人醉。而章之醜聲發。露異病之。告安。安已異。龍於鍾會。司馬昭遂徙安。遠郡。安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昭惡之。追收丁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康與鍾會。隙會為大將軍。所昵安。性至烈。有濟世志。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康臨刑。援琴而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無

不哀之。曹嘉之晉紀云。康刑於東市。顧日影索琴而彈。詭隨出詩。經韓非子。狂齋華士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吾無求於人。太公望誅之。少正卯。見品藻篇下。稱名稱也。主人身為主人。設饗具也。吳志孫翊云。吾欲為長吏。作主人。乃大請賓客。魏志注。李勝出為荊州。司馬懿曰。欲自力設薄主人。蓋當時設宴之語。元帝時。為安東將軍。鎮建業。天子即懷帝也。淮南太守裴頠貳於馥。諶之。故元帝攻之。華譚謂元帝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紆國難。執政不悅。與兵討馥。死未踰時。洛陽淪沒。若謂之

光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晉陽秋曰。初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嫡兄遜。洛安妻徐氏安欲告遜。遣妻以資於康。康喻而抑之。遜內不自安。陰告安。搗母表求徙邊。安當徙。訴自理。辭引康文士。傳曰。呂安羅事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濁。王道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太學生三千人。上書請以為

師。不許。文王亦尋悔焉。王隱晉書曰。康之丁獄。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康死時年四十。海內遺康竟與安同誅。○此速康之死也。軍尋而悔之。

裴遐。晉諸公贊曰。裴遐字叔道。河東人。父緯。長

在周馥所馥設主人。鄧粲晉紀曰。馥字祖宣。汝鎮壽陽。移檄四方。欲奉迎天子。馥與人圍棋。馥元皇使甘卓攻之。馥出奔。道卒。遐與人圍棋。馥

司馬行酒。遐正戲。不時為飲。司馬恚。因曳遐墜

地。遐還坐。舉止如常。顏色不變。復戲如故。王夷甫問遐。當時何得顏色不異。答曰。直是闇當故

耳。一作闇。故當耳。一劉云。闇當。似是俗語。今人說熟。當亦疑闇如闇。當上聲。按作真。是闇將故耳。劉又有評難解。王。爾當之解。似謂然。安。准。當。作。準。詳釋。

耳。一作闇。故當耳。一劉云。闇當。似是俗語。今人說熟。當亦疑闇如闇。當上聲。按作真。是闇將故耳。劉又有評難解。王。爾當之解。似謂然。安。准。當。作。準。詳釋。

反不亦誣乎。騰云聞當聞合也。本無意於如此。而聞然故顏色不異也。蓋無意而謾相當也。按開闢形似當將音近。故誤耳。晉書職官志。大司馬。大將軍。皆著武冠。平上黑幘。夷任平夷而任心也。

內兄弟。舅子謂之內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蓋舅之子指姑之子曰表兄弟。姑之子指舅之子曰內兄弟。皆以兄弟齒稱之。然與燃通。湯陽同行。失正。王云。夏侯故雅量。然得無傳之小過。

屬。屬托也。夷甫與族人會集於一處。尊指族人。

玉篇。標。扁楹也。唐韻。似盤中有隔者。音累。抱朴子。世有使酒之人。以杯標相擲者。鵲云。人怒則眼光沈著。今眼光出牛背上。不與人校也。鈔撮形容精神之英勃也。而其不介細故。可見校計較也。取使取而從已也。回使彼同向於我也。分謗見左。代傳言欲王與已相罵語。共受世之謗也。索解平時與我不同。果到今日。發作白眼兒。故云遂作。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阮侃別見。

阮千里善彈琴。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不甚研求。而識其要。仕至太子舍人。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長幼。至輒與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

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得住。見顧愷之畫贊。語林曰。太初從魏帝拜陵。陪列於松柏下。時暴雨霹靂。正

中所立之樹。冠冕焦壞。左右觀之。皆伏。太初顏色不改。臧榮緒又以爲諸葛誕也。

王夷甫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

標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

出牛背上。王夷甫蓋自謂風神。英俊不至與人校。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景聲惡欲取之。卒

不能回。乃故詣王。肆言極罵。要王答己。欲以分

謗。王不爲動色。徐曰。白眼兒遂作。晉諸公贊曰。東聞喜人少。有通才。從兄願。器賞之。每與清言。終日達曙。自謂理構多。如輒每謝之。然未能出。

自謂以下未詳
經事言久在文官經歷吏
事也罕重見釋
構諛構也

劉云換借換也玉篇貸也
蓋欲乘其吝而諛之也
墟虛交切墟字武會范陽
康王綏子也少好學馳譽
領冀州刺史濟河破劉喬
西迎天子永興三年暴疾
薨大傳即東海王也謙虛
持布衣之操
考云晉書音義兩婆兩倍
如許多也索解猶言兩箇
按此說似是

左傳以小人之心
腹為君子之心

也。歷太傅從事中郎左司馬監東海王軍事少
為文士而經事為將雖非其才而以罕重稱也
劉慶孫在太傅府于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
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
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晉陽秋曰劉
與字慶孫中
山人有豪俠才算喜交結為范陽王廙所暱廙
薨太傅召之大相委仗用為長史八王故事曰
東海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恭長子少尚太傅於
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累遷司空太傅
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
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婆千萬隨公所
取於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以小
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謝衡仕國子祭酒

官府文書草稿也蘇舜欽
驚故紙亦似或為官之稻
稿非

麟云庾亮以望重地逼出
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問
說亮當舉兵內向按庾亮
出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
時王導輔政務存大綱不
拘細目諸將不奉法亮欲
黜之諮于郗鑒鑒不許即
是時事嚴戒備也
烏衣詳釋
著數得著計數也

謝幼輿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
為業避亂江東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
王敦引為長史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
取官稿除名于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
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
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有往來者云庾公有東下意或謂王公可潛稍
嚴以備不虞王公曰我與元規雖俱王臣本懷
布衣之好若其欲來吾角巾徑還烏衣丹陽記
曰烏衣
之起吳時烏衣營處所也何所稍嚴中興書曰
於是風塵
自消內外瑯琊諸王所居
相非高也正著數也

按周旋猶奉以周旋之周旋言吾欲與主簿竭力奉行職事然勿以察淵計直為功無為上添然字看晉制諸公及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

占擅據也

調韻致也

考引字典云屏當除也索解引顧真子云屏當二字俗訓收拾屏併相通按訓收拾得之原本王長預恒與曹夫人併當箱篋亦同量通網及履也劉云勝負本不待此寫得祖士少

王丞相主簿欲檢校帳下公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几案間事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恒自經營同是一

累而未判其得失祖約別傳曰約字士少范陽道人累遷平西將軍豫州刺史

史鎮壽陽與蘇峻反峻敗約投石勒約本幽州冠族賓客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

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恨勒惡之遂誅約晉陽秋曰阮孚字遙集陳留人咸第二子也少有智調而無儻異累遷侍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

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篋著背後傾身障之意

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

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慚愧殺人

按許之於顧每事著先許嘗往顧許顧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考云哈臺驛語軒睡中鼻聲劉云茂弘語謬

達在剡溪故出自東入都也索解相見但論琴書耳客賓客之客謂無客謝之色按客一作各各色羞澁顏色也考引魏書馮元興傳可考

許侍中晉百官名曰許璩字思文義興陽羨人許季顯烏程令璩顧司空顧和字君孝少知名仕至吏部侍郎

顧司空顧和字君孝少知名仕至吏部侍郎

俱作丞相從事爾時

已被遇遊宴集聚畧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

二人歡極丞相便命使入己帳眠顧至曉回轉

不得快孰許上牀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

此中亦難得眠處

戴公達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

與論琴書戴既無客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

知其量

恒當拔反驚也懼也與恒異恒音粗心不精也

麟云見其兒知亮是天性也按此兒幼年每事天性未有假飾咸和成帝年號

乘欲乘而未乘也出將出而未出也至將至而未至也三字呼應送褚公者故吏數人也鈔撮引野客叢書可據或引桓玄傳為褚

世說新語

卷七

三

庾太尉風儀偉長不輕舉止時人皆以為假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幔怛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為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阿恭會小字也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按庾亮啓參佐名哀時直

為參軍不掌記室也名字已顯而位微人未多識公東出

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塘亭住錢塘縣記曰縣近海

為潮漂沒縣諸豪姓歛錢雇人輦土為塘因以為名也爾時吳人沈充為

送故人別恐非錢唐詳釋王云非王敦客也按王敦腹心有沈充錢鳳二人皆勸敦反者充字士居敦敗為吳儒所殺吳人一作吳興時有尊貴客過江沈當送之潮水至出船之候也客將出潮將至沈其間散步徘徊權暫也酒色謂頗醉也麩音餅素麩也原本注云客過浙江以下未詳按落一二字鈔撮不致呼褚公來而就見之也按此謂不及改坐設席直在其處執謁也

正寢之東西室日廂

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儉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儉父欲食麩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為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郝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郝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郝曰

世說新語

卷二

三

劉云晉人風致著此故為第一在古人中真不可無坦腹詳釋

小字衍

輿恐典誤晉書作相

誕節詩經字面類繼不自修檢也

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
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郝公云正此好
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王氏譜曰逸少義之小字羲之妻太

過江初拜官輿餼供饌羊曼拜丹陽尹客來蚤

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

問貴賤曼別傳曰曼字延祖泰山南城人父暨陽平太守曼類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

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

曼之真率明帝東宮僚屬名曰羊固字道安泰山人文字志曰固父坦車騎長史固

草書行書

劉云仲智傲狠故無別淚蠟燭詳釋
阿奴益親狎之辭
人燒營以傷人也積積糧也車孫子作輜輜重也庫兵庫也隊隊伍也燔灼之威炳然故曰明或無在字非

善草行著名一時避亂渡江累遷黃門侍郎褒其清儉贈大鴻臚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

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

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孫子兵法曰火攻有五一日火積二日火庫三日火庫四日火庫五日火隊凡軍必知五火之變故以火佐攻者明也

世說箋本卷七終

世說箋本卷八

雅量下

時王導為揚州刺史。月旦朔旦也。

裕夾衣無絮者。

尚書令僕射。

於陳自陳中也。二弟。懼翼也。施正船者。施工。一船司命也。而左右射剽掠之兵。而誤中施工。故失色。那字。

顧和始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頃。停車州

門外。周侯詣丞相。歷和車邊。語林曰。周侯飲酒已醉。著白裕。憑兩

人來詣。丞相。和覓蝨。夷然不動。周既過。反還指顧心

曰。此中何所有。顧搏蝨如故。徐應曰。此中最是

難測地。周侯既入。語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

僕才。中興書曰。和有操量。弱冠知名。

庾太尉與蘇峻戰。敗。率左右十餘人。乘小船西

奔。晉陽秋曰。蘇峻作逆。詔亮都督征討。戰於建陽門外。王師敗績。亮於陳。攜二弟奔溫嶠。

句那如何也此手此妙射
手也言此妙射手汝等以
爲何如以此射賊何有不
中且斃者哉宋廢帝射蕭
道成曰此手何如齊武陵
王暉射屢中顧四座曰此
手如何何如何義異然
亦有相通者

武陵威王暉字道叔元帝
子也無學術而有武幹爲
桓溫所忌車駕法從次
弟爲鹵簿以大盾領一部
之人故名局志局也鎮
鎮重也無因不意也夜光
珠無因至前是也陽佯通
震震恐也角軍器黃帝與
蚩尤戰吹角禦之或云後
魏所謂歎邏迴也按我邦
呼角爲波邏濃不惠本此
李云此非雅量退胡之計

也現本善備始夕初夜也
原本注劉疇子王喬遊亂
塢壁有胡數百欲害之疇
援旆而吹之爲出塞入塞
之聲群胡泣而去之閩
字台臣天水人爲豫州刺
史按慈帝欲都關中劉疇
等不欲而禹殺之劉云
乘月中夜向曉數字曲盡
清嘯吹旆之致味之勝讀
唐人多少關塞句字
流離猶林籬漂散貌
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
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
爲末伏
晏駕崩也桓溫望簡文臨
終禪位於已不然便當拜
攝既不副所望故怒位列
位也在或作有通鑑注有

亂兵相剝掠射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舉船上咸
失色分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那可使著賊衆
廼安劉云謂此箭若著賊則亦當應弦而倒矣診喜其射藝之
工以悅安之按據此說那下或脫不字或可改作無乃通

宣武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暉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
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

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

賢續晉陽秋曰帝性溫深雅有局鎮常與桓溫
太宰武陵王暉同乘至板橋溫密勅令無因
鳴角鼓譟部伍並驚馳溫陽駭異暉太震帝舉
止自若音顏無變溫每以此稱其德量故論者
謂溫服板橋市在建
憚也康府城之西

劉越石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

夜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

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

賊并解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曹嘉之晉紀曰
劉疇字王喬彭

城人父訥司隸校尉疇善談名或曰以下何

理有重名永嘉中爲閭鼎所害氏所補也

郝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

雖復當風交扇猶霑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

白粥宴然無異曆忌釋曰伏者金氣伏
藏之日也○稟性不同

桓公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
之晉安帝紀曰簡文晏駕遺詔桓溫依諸葛亮
所建也入赴山陵百官拜于道側在位王甚遽
望者戰慄失色或云自此欲殺王謝

位者公卿大臣也望名望也

緩誦曰諷嵇康詩浩浩洪流帶我邦畿妻妻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瀾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恰失其悲 措舉唐也手板笏也尚書令僕射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 諸侯有道見春秋左氏傳及淮南子阿堵輩指伏甲士移白日晷也

芟夷刈殺見左氏傳牒札也條列其人牒上也

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謂文度曰晉阼存亡在此一行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趨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按宋明帝文作洛下書生詠而少有鼻疾語音濁後名流多敷其詠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桓溫止新亭大陳兵衛呼安及坦之欲於坐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版汗流漉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舉目徧歷溫左右衛士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於是於莊之心頓盡命王謝舊齊名於部左右促燕行觴笑語移日

此始判優劣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

老子樂推而不厭言樂推之為王也常或作當當其時也委結委身納結也

芟夷之數多故溫取筆欲減除其數超恐其有誤不覺發言也通鑑註朝廷近侍之臣曰入幕賓又簡文貴幸王濛劉惔號為入室之賓 劉云古人常留此等與後人喚今人則不然盤桓出屯卦初九難進貌或云盤磐石也桓桓桓也故為不進之意按此語棧邊也 唱唱言也 應登云並字作變 王旺通去聲盛也莊子神雖王不善

宿續晉陽秋曰超謂溫雄武常樂推之運遂深自委結溫亦深相器重故潛謀密計莫不預焉

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內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帳一作帷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中書曰安先居會稽與支道林王羲之許詢共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談說屬文未嘗有處世意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

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悅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誼動不坐公徐云

承響應其言而贊之也

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宴龍山寮佐畢

集俄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左右勿

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合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

甚美四坐嗟異

支道林還東高逸沙門傳曰遁為哀帝所迎游京邑久心在故山乃拂衣王都還

就巖時賢並送於征虜亭丹陽記曰太安中征虜將軍謝安立此亭

因以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中興書曰蔡系字子叔濟陽人司徒

著置也鈔撮二文不傳東坡有擬作二篇龍山在荊州今有落帽臺

大安惠帝羊琨此謝安必非安石

合猶連也 劉云送一僧何至爭迨至此子叔小語更深恨

道德高問問去聲或以問屬下句為候問之問意寄意向也晉人書讀讀見贈為損有待出莊子謂待物而生待猶侍也 劉云是道人語

勾容縣有破岡漬 淳化法帖作瑯俗字也

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

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

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

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

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

郝嘉賓欽崇釋道安德問餉米千斛修書累紙

意寄殷勤道安答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為煩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晉百官名曰謝奉字弘道會稽山陰人謝

氏譜曰奉祖端散騎常侍父鳳丞相主簿奉歷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吏部尚書謝太傅

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

引入他事不使得言及失官之事
再宿為信恨懊悔也大傳以不得慰安之為遺恨

信驛書即捷聞也

劉云只如此本分本分李云要緊者數利害勝負也

聖音庶田盧今所謂別業也處分處置分附也

氏西羌別種
偽輦偽天子所乘輦也考引晉書輿服志雲母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劉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剡萬端馬牛驢駝同織毛為之駝同驢驢駝駝駝也背萬頭匹

十日

卷八

四

日其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無懼色方命駕出野與兄子玄圍碁夜還乃處分少日皆破賊又無喜容其高量如此謝車騎傳曰氏賊符堅傾國大出眾號百萬朝廷遣諸軍拒之凡八萬堅進屯壽陽玄為前鋒都督與從弟琰等選精銳決戰射傷堅俘獲數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寶器山積錦剡萬端馬牛驢駝同織毛為之駝同驢驢駝駝駝也背萬頭匹

有肉鞍如降能負囊橐而駝物故名上屋上也

欲字是病

常貫舊貫同即常格也

可爾爾助語語氣傲倨故僧彌怒之鈔撮石之特立者曰碼鈞碼謂鈞者貌也按碼疑碼誤碼賤者所服鈞碼猶言鈞徒也考引太平御覽謝玄與兄書居家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

避不遑取屐晉百官名曰王徽之字子猷中興書曰徽之羲之第五子卓犖不羈

至黃門侍郎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

出不異平常續晉陽秋曰獻之雖不世以此定

二王神宇神宇難定獻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群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

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僧彌琅小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小奴王蒼

清譽夷泰無競仕至鎮軍將軍有僧彌舉酒勸

謝云奉使君一觴謝曰可爾謝玄會為徐僧彌

世說新語

卷八

五

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永日。壽張誰也。此謂欺人自高也。王云。此不可解。衛軍或是呼小奴。豈即以僧彌小字為戲耶。按衛軍稱王蒼。此不直答。僧彌呼主人語之也。肅恭也。上國自稱也。

藉籍通用。家籍也。識整篇。李勢在蜀既久。承籍累葉。是也。人地人品門地也。月朝月朔會朝也。

宕蕩通離本處也。

黑頭公謂年壯外顯位也。未易猶云不易得也。

央星。晉書作哭星。哭星在虛南。主死哭之事。索解云。

哭星非恒星。晉書誤也。晉書天文志。妖星中十八日。逢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一曰蓬星。在西南。長數丈。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入相食。東方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孝武崩在。大元二十一年。王云。心甚惡之。四字可除。按長星除新布舊。故惡之。劉云。何時作何曾。

大康或作元康。誤也。大康武帝年號。元康。惠帝年號。於嵩舊作自誤也。今从晉書。上古字形似科斗。故名。鈔撮引袁宏後漢紀。孝明帝十八年。崩于東宮。大

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敢壽張。玄叔父安。曾為吳興。玄然。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劉云。語都無取。獨釣碣可用。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貌。必自不凡。吾當試之。後因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輔器也。續晉陽秋曰。珣初辟大司馬。掾桓溫至。重之。常稱王。劉辰翁云。此是何等試法。

太元末長星見

徐廣晉紀曰。泰元二十九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須女。

至央星。按太元末。唯有此妖。不聞長星也。且漢文八年。有長星出東方。文類注曰。長星有光芒。或竟天。或長十丈。或二三丈。無常也。此星見多為兵革事。此後十六年。文帝乃崩。益知長星非關天子世。孝武在位二十四年。為張貴妃所弒。說虛也。

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柸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柸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殷荆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戲之流

文士傳曰。晉字。

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疎。廣後也。太康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為高。東氏。哲博學多識。問無不對。大康中。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哲。哲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曾為齋賦。諸文甚俳諢。三十九歲卒。

子即位。葬孝明帝于顯節陵。本傳。皆曾為勸農及餅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餅賦云。立冬猛寒。清星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盈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蘇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遠。通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而斜。時擊器者。甜舌。立侍者。乾咽。

時陶在柴桑。後移栗里。本集有龐主簿名遵。本傳亦有周旋人龐遵。故人龐通之。不知遵與通之同人。乎否。要邀也。龐栗里人也。籃輿編竹木為之。

家累眷族也。送遣也。力僕也。給勞辱之役者。督郵。監察屬縣者。束帶見論語。縣令六百石。長五百石。一日五斗。積一歲五百四十石。宋高祖劉裕也。後篡晉位。南史。義熙末。徵為著作郎。不就。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劉遺民招公廬山。結白蓮社。公雅不欲預。名社。列但時往。還於廬山。間元。熙晉恭帝年號。欽敬慕。遲待也。是歲。元嘉四年也。相聞猶相見也。即礼少儀。聞名者也。無履。淵明無履也。本傳無上有潛字。履度。援也。不疑。猶安然也。吳師道字正傳。詳釋。按此有謂。

元城為殷甚以為有才語王恭適見新文甚可

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讀殷笑之不自勝王

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

殷悵然自失劉辰翁云甚得體帖執如意帖著紙上鎮壓

王江州宋書曰王弘字休元瑯邪臨沂人曾祖

好學以清恬知各與尚書僕射謝欲識陶淵明

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淵明故人龐通之

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

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其飲酌俄頃王至

亦無忤也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曾祖

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博學不群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後復為彭澤令子也善遇之在官一日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應束帶見之八十餘日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妻翟氏亦與同志安勤若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劉遺民招公廬山結白蓮社公雅不欲預名社列但時往還於廬山間元熙晉恭帝年號欽敬慕遲待也

元嘉四年也相聞猶相見也即礼少儀聞名者也無履淵明無履也本傳無上有潛字履度援也不疑猶安然也吳師道字正傳詳釋按此有謂

陶集有此詩也陶移居詩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又曰鄰曲時時來枕言談在昔南村栗里也蓋淵明初在柴桑後移栗里顏延之殷景仁龐通之輩先居栗里相往來也徐寧字安期

宋書少帝義符居喪無禮徐羨之謝晦傅亮廢弒之立文帝既而謝晦及死遂及其黨

時然後言論語

漢書董仲舒下帷讀書不

參軍四言及後五言皆敘鄰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豈即龐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楊格曰南村柴桑之南村江州志云宋居山南之上京後遇火災而移居柴桑移家之事墨也本集有戊申六月遇火詩柴桑往廬山半道經栗里後移栗里為栗里人

徐羨之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棊觀

戲常若未解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海郟人

美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美之起自布衣又無

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

有宰臣之望與嘗與謝晦傅亮宋書曰傅亮字謝晦傅亮同誅

辭官散騎常侍宴聚晦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

以學問為長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

境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令因居縣

窺園

通鑑注甚有劫劫者兇有彼此兩急之勢彼欲出此則我劫彼以制之也子棊子奩棊子筐也

鴆又作酖毒酒口不欲而飲其至肚故仰口從上而入也大明宋武帝年號巢尚之徐爰戴法興戴明寶出宋

書恩倖傳競競戒慎也或為競進恐非不如無心胡三省無辭或云於當作而不然則不通也言不若我無心而任夫天運也至是謂明帝疾篤也

主簿歷官尚書右僕射

宋明帝宋書曰帝諱彧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

景文在江州方與客棊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

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

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鴆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

遂仰飲而絕宋書曰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

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遇執戟

而權抗人主今袁粲為令僕領選而人往往不

知有榮以此居貴要當有致憂競否夫有心於

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至是慮晏駕後皇后臨朝景文或景文者皇后兄

有異圖遣使齎手勅并藥賜死也故明帝疑之

沈昭畧南史曰昭畧字茂隆吳興武康人祖慶

世說新語

卷八

八

使酒酣也言因酒而使氣也使氣一作伏氣永元東晉侯年號

滙之字孝孫領中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故謂之五兵尚書帝東昏侯即少帝也

隋經籍志苻子東晉員外郎苻朗撰王云苻子是後人書不當引証

史記注引列女傳桀膏銅柱下加炭命有罪者行輒墮炭中一說紂見蟻布銅斗足廢而死於是為銅烙炊炭其中使罪人步其上

烙音各大紀桀為瓊室象廊瑤臺玉林得謂諫得其理也君當作人莊子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

文華謂龍叔曰吾見子之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孔亦竅也按聖人下脫之字按每對人下手謝便曰此手必有深意此手必有深意始安貞王追封謚也世祖武帝願也文惠太子諱長懋通鑑衛尉蕭誥世祖之族子也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綱目正誤集韻弄屢也亦作弄今人謂小巷及過道屋為弄疑即江左相傳之語丹鉛錄西弄宮中別道

十言卷之八

叔侍中昭畧性任雋使酒使氣齊高帝賞之以為中書郎進侍中永元中被召入華林省飲藥酒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華林省南齊書曰孝死郊人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孝嗣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官五兵尚書明帝崩受遺詔永元初帝失德稍彰不敢諫諍內懷憂恐有勸行廢立者孝嗣遲疑久之謂無用干戈須少主出遊閉城門集百僚議廢之謂無用干戈須少主藥酒孝嗣飲之召孝嗣等入華林省遣法珍賜至斗餘方卒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

太初昭畧曰明府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苻子曰桀觀炮烙樂乎曰樂桀曰觀刑而樂何無惻隱乎對曰刑固苦矣然天下苦之而君樂之君心也臣為股肱孰有心悅而股肱不悅者桀曰聽汝之諫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逢曰觀君冠危石而履春

冰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水而不陷者桀汝亡以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請就炮烙使君觀我好酒淫樂嬖於婦人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諸侯多叛王子比干諫弗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死於我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齊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也

謝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終不問外事南齊書曰高宗諱鸞始安貞世祖立為太孫世祖崩即位鸞幸中書舍人朱隆之宦者徐龍駒鸞乃以計誅龍駒等王心忌龍門引出西弄殺之而立海陵王昭文昭文已又奉太后令廢海陵入篡大位

世說卷之八

如永巷之類弄蓋術之轉音
耗虛也言雀鼠之所食而損之也

考云封溪縣在交州武平郡交州與廣州接壤古南越地皆在嶺表故曰廣越廣越南史作路經獠音老西南夷也性好殺儀舊作如誤也段氏薨時未為淑妃南史張融解褐宋孝武于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觀之觀觀觀通用達觀施僧也注記簿也建齋設淨饌也酌與酌同許吳及以酒為凶暴也妻稱夫弟曰叔禮

記嫂叔不通問或謂弘姓牛故以射殺牛為異事似鑿 襜絡也以縉布為之絡履小兒廣八寸長丈二祿小兒衣被也
開皇隋文帝年號大業煬帝年號上大將軍為武散官不治事
一群泛指諸宰相也匪廻也見禹貢鈔撮滂滂雨也注十二字出楊再思傳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之注求雨閉南門開北門也此云滂亦南門似誤脫景龍中洛下大霖宰相閉坊市北門無効人歌云禮賢不解開東閣燮理唯能閉北門證聖則天年號則天改中書省為鳳閣

張士簡嗜酒疎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遣家僮載

米三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

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南史曰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征北將軍父瓌右光祿大夫率性寬雅十二能屬文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蕭子顯齊書曰帝寵妃殷淑儀薨建齋僚佐觀者多至一萬融獨注觀百錢帝怒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

食之張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牛弘弟弼好酒而酣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之無所怪問直

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言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言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北史曰牛弘字里仁安定鵝觚人襁褓時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秘書監大業中進位上大將軍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群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時早滂輒閉坊市南門以

之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是是

鈔撮術數謂道家陰陽佛家三世因果報應等按此只任天附與也彰義蔡地也元和九年彰義節度使吳元濟反諸軍討之連年不克以裴度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討之襲擒元濟不廣量狹也漢書何示不廣也言塘穴乃我所永安吾身之地非唯今日暫遊之已也公忌之何量之不廣也天祐元年朱全忠遷昭帝於洛陽賊即朱全忠也希聖也璨欲助賊而亡唐也陽伴通野無禮節也綱目作袁野

世談錄本 卷八
裴晉公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唐書曰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元和中以門下侍郎克彰義軍節度使淮蔡平封晉國公
司空表聖預為壙故人來者引置內賦詩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我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宋祁唐書曰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累官中書舍人昭宗召拜兵部侍郎會遷洛陽柳璨希賊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七首至卧內魏公起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韓忠獻家傳曰魏公諱琦字穉圭相州

夏國其先拓跋赤辭歸唐賜姓李氏宋太宗時其主繼捧入朝賜姓趙氏仁宗時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元昊明號令強甲兵實元元年稱帝國號夏鈔撮引容齋隨筆曰西夏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張元與吳昊二人二人負氣個儻有縱橫才以詭計干韓范未用二人走西夏西夏倚為謀首按此二人名可怪范仲淹字希文謚文正與韓琦為陝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

人天聖五年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曰又問下雲見後相英神兩朝贈魏國忠獻王
誰遣汝曰張相公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魏公亦不治此事宋史曰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為陝西安撫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天下稱為韓范
范忠宣謫居永州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以恩補
哲宗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北方每日閉門食餽餽不知身之在遠猶覺寮雜記曰北方人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麪麥麵堪作飯及餅餽甚美磨盡無麩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世說新語本 卷八

果同稷麥類。說文穀之善者。蘇小麥屑皮也。正字通。餽餽屑米粥為末。空中裹。餽類彈丸形。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初為傅野軍。成。卒有功。僖宗賜姓名昭宗。封岐王。朕指昭宗。此時昭宗在鳳翔。為朱全忠所圍。通鑑作一日食湯餅。蘇軾曰。能自判命者必能殺。人壁絕壁也。鹽鐵戶部度支謂之三司。王安石請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畫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紹述諸紹父之志。述父之事。國是國家公論也。新序。楚莊王謂孫叔敖曰。相國願與諸大夫定國。是。詳後漢桓譚傳。按神宗用王安石新法。神宗崩。哲

世說卷八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忠宣行狀曰。夫人質之。輒罵章惇。宋史曰。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山抵仙遊潭。下臨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為三司條例官。尋拜參知政事。罷。知蔡州。哲宗朝。起為尚書僕射。專以紹述為國是。詆宣仁后。追貶司馬。光等。舟過橘洲。哲宗崩。論其罪。貶雷州司戶參軍。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忠宣次子。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為邪。宋史曰。初。呂大防等既竄。嶺表會明堂。仁上言。乞將大防等。引赦原放。惇意詆為同。罪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節小。有不平。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謂諸子

○此豈章惇為之哉。徽宗政和五年。詔作明堂。七年。成大饗明堂。祀五帝。正章惇之為也。帝救天下。舜典曰。告災肆赦。注。肆。緩也。原有也。

識鑒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邱為西門亭長。鍾深獨敬異。太邱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太邱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

宗立。司馬光以神宗母宣仁太后高氏制。改新法。謂之以母改子。哲宗長。又用新法。謂之紹述。蓋皆也。惇音敦。郡。潁川郡也。索解。不問位之尊卑。年之長幼。義如兄弟也。分猶志也。鍾辟公府。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詳德行篇。原本注。聶季寶。未詳。不能定名。求此品目。其為人。也。砌階。登也。漢書注。牛衣。編亂麻為之。

亦小李固杜喬也

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范曄後漢書曰杜密字周甫潁川考城人少有厲俗志為胡廣所辟桓帝徵拜尚書令黨事起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杜李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子將曰太邱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時人服其裁量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

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衛子許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人

曲禮儼人必於其倫人倫言品評人也見上脫從字月旦朔旦也每月朔定改品目高下也詭激違物立異也孟子同于流俗合于汙世

何苗何進弟也辨亡論旌命交於塗巷注鄧道不應州郡旌命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為君信也太祖曹操也考云東漢圈稱揆陳留風俗傳按此文生亦陳留人也警同酬訛訶價高也

言人品高下懸絕

以隨價減價看實在皮毛

處猶安也二千石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比二千石等

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洪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歿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訶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如此看人尚在皮毛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

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又有四方中郎將皆帥師征伐

謀伺也伺候間隙往來間者今謂之細作王云匈奴中乃有此人然適足自禍劉云謂追殺此使乃小說常情

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

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王氏世譜曰王景字文錄太原晉陽人伯

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魏氏春秋

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發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

既畢合閒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

雅望非常魏志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聲姿高暢眉目疎朗鬚長四尺甚有

威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

此使此使不凡不可不殺

夏侯仲權入蜀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

蜀入姜伯約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

伐之志不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

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蜀志曰

伯約天水冀人少與毋居好鄭氏學諸葛亮辟

為奉義將軍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

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一永南季常諸

人不如也傳子曰維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

布衣之業卻正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群

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喪

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與馬取備飲食節

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

者非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

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

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

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

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蜀志李邵字永南廣漢郫人有耽志名馬良字季常襄陽人即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卻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側室妾媵所居官給其所費用景元元年後主降又勅姜維使降鍾會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後主而事不成為亂兵所殺妻子皆死

謂嘏曰以下荀彧之言
虛心猶虛待也即虛而受
入之虛際際同移睡通

舍人家人也欲棄而去也
浮華相標能合其聲譽也
通鑑作志大其量而躁作
而無終利口覆邦家論語
語博而無要見史記蕭
通關蕭謂內有堅守也前
謂賢於己者劉子新論如
才智之在己前

何晏鄧颺夏侯玄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
人乃因荀彧說合之謂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
傑士虛心於子而卿意懷不可交合則好成不
合則致隙二賢若穆則國之休此藺相如所以
下廉頗也史記曰相如以功大拜上卿位在廉
頗右頗怒欲辱之相如每稱疾望見
引車避匿其舍人欲去之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吾廷叱之何畏廉將軍哉顧秦疆趙弱秦
以吾一人故不敢加兵於趙今兩虎鬪勢不
俱生吾以公家急而後私讎也頗聞謝罪傅
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
覆國之人何晏鄧颺有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
利而內無關籥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

劉云名言 王云據此傳
蘭碩先識擇交故當動與
福會而別傳乃云鍾會年
少嘏以明知交會交太初
不猶勝於交叛臣乎
閻闔里門也

武帝泰始四年咸寧元年
太康四年六年皆自臨宣
武觀大閱象軍
劉云兵不當廢何在孫吳

武成武王既克紂歸馬華
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示
天下不復服再亦息也
李云此公非清談之傑乎
何廢事也

彘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
爾遠之猶恐罹禍况可親之邪後皆如其言子傳
曰是時何晏以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交
通合徒黨驚聲各於閭閻夏侯玄以貴臣子少
有重名皆求交於嘏嘏不納也嘏友人
荀彧有清識遠志然猶勸嘏結交云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脩文親自臨
幸悉召羣臣山公謂不宜爾因與諸尚書言孫
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
傅乃天下名言史記曰孫武齊人吳起衛人並
善兵法竹林七賢論曰咸寧中
吳既平上將為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
下以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
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吳用
兵本意濤為人常簡默蓋以為國者不可以忘

構猶結也成也惠帝永寧元年趙王倫篡位其年齊王冏討倫殺之明年大安元年長沙王又殺冏明年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攻入永興元年東海王越奉帝征穎敗績此時群盜王彌劉靈曹疑張昌王如等蜂起劉曜石勒等陷兩京矣

狡虜強胡也
掩掩不明白貌
原本不見者濁下又曰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如以益益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而惑按見謂眼力所及也或引荀子人心譬如盤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水而清明在上恐非此章義

暴狀也見暴威未起
潘尼字正叔潘岳從子也通鑑永嘉五年潘滔諸苟踰于東海王越踰騎取滔滔遁大傳即越也
王云無容面存之註語是也習鑿齒著漢晉春秋孫盛著晉陽秋春秋傳在文元年注忍人能忍行不義

詔字勿安以學行知名
不層輕蔑之不為意也
恭帝思皇后諱靈媛
劉云此語別見幾微者也
與劉真長說殷浩同李云

戰故及之名士傳曰濤居魏晉之間無所標明嘗與尚書盧欽言及用兵本意武帝聞之曰山少傳各後諸王驕汰輕構禍難於是寇盜處處

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

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竹林七賢論曰永寧之後諸王構禍

狡虜強胡也皆如濤言名士傳曰王夷甫推歎濤掩掩為與道合其深不可測皆此類也

裴使君也問管公明何尚書一代名士其實何

如管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

潘陽仲見王敦小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

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晉陽秋曰潘

陽人太常尼從子也有文學才識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漢晉春秋曰初王夷甫言東海王越轉王敦為揚州潘滔初為太傅長史言於太傅曰王處仲蜂目已露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肆其豪彊之心是賊之也晉陽秋曰敦為太子舍人與滔同僚故有此言習孫二說便小遷異春秋傳曰楚令尹子有謂世子商臣蜂目而豺聲忍人也顧惇量按漢書鳴日虎吻豺狼之聲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當時方投待詔黃門者謂王莽語也合此則其言屢驗

褚期生少時謝公甚知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士期生褚爽小字也續晉陽秋曰爽字茂弘河南人太傅哀之孫

秘書監詔之子太傅謝安見其少時嘆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書郎義興太守女為恭帝皇后

謝公在東山畜妓簡文曰安石必出既與人同

真率外見故簡文見其真
矯情為高故真長識其假
按真率指謝矯情指殷
見其二子論語字面總髮
總角也總束髮者以布為
之角兩髻也
褚期生謝公都起三章宜
在桓公將伐蜀下

傅亮誅死詳上徐羨之沈
密章注
秦始皇鑄銅象駝在長安
宮城西掖門外魏明帝徙
之洛陽在宮門前

晉書汜衷等四人並早亡
通鑑注東漢諸儒以七緯

為內學六經為外學戊巳
土也事屯田故名臺閣尚
書臺也羅尚字敬之官平
西將軍益州刺史
索解公事謂有公事之罪
狀也與公事不及雄同王
又在外故使者陳解而不
申理適夷甫在京師為之
見羊山二公也 劉云代
父致辭也李云羊公退一
步是步步踏實地人也夷
甫狂者自不相入安得便
再輕重劉云羊公識王高
于巨源按山濤見王衍少
時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
此人也詩經畏此簡書此
謂公案即上所云公事考
云所繼所出繼伯叔父之
母也王衍出繼父之兄弟

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宋明帝文章志曰安縱
心事外踈畧常節每畜
遊肆也女妓攜持

郝超與傅瑗周旋瑗見其二子並總髮超觀之
良久謂瑗曰小者才名皆勝然保卿家終當在

兄即傅亮兄弟也傅氏譜曰瑗字叔玉北地靈
州人歷護軍長史安城太守

宋書曰迪字長猷瑗長子也位至五兵尚書贈
太常邱淵之文章錄曰亮歷尚書令任光祿大

夫元嘉三年
以罪伏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晉書曰索靖字幼安
燉煌人父湛北地太

守靖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翹索紉索
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

史兼通內緯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
結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
入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
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王夷甫父又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

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

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

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加王

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
夷甫父

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
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而盛名處當世大位
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
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漢晉春秋曰初羊祜
以軍法欲斬王戎夷甫又忿祜言其必敗不相
貴重天下為之語曰二王當朝世人莫敢稱羊

而羊祜者其所繼母之從父昆弟也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叔父無子以恭為後恭事所繼母甚謹是也名蕩同在仕疑切按與上脫貴字庸上脫為字通鑑元興二年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賞為師權奴八年成郡王穎故將公師潘起兵於趙魏在平牧帥汲桑與石勒帥數百騎赴之桑魏郡人後為荀晞所敗將奔劉淵冀州刺史丁紹逆擊之走死正號帝號也食其音異基六國韓魏趙齊燕楚也

楚也
撰女教反弱也

哺食在口中者乃汝也公

公之羊祜傳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爽又云步闡之從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有德衍感之每言論多毀祜劉云別史云一王當國羊公無德更有佳按此出祜本傳石勒不知書石勒傳曰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康中流宕山東與平原莊平人師歡家庸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初勒鄉里原上地中生石日長類鐵騎之象園中生人參葩葉甚盛于時父老相者皆云此胡體貌奇異有不可知勸邑人厚遇之入多晒而不信永嘉初豪傑並起與胡王陽等十八騎詣汲桑為左前督桑敗共推勒為主攻下州縣都於襄國後僭正號死諡明皇帝使人讀漢書聞鄺食其勸立六國後刻印將授之大驚曰此法當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諫迺曰賴有此耳鄺黎晉紀曰勒手不能書日不識字每於軍中令人誦讀聽之皆解其意漢書曰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與鄺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王命趣刻印張良入諫以為不可

專稱也乃公蓋自尊辭本草菰根江湖陂池中皆有之葉如蒲葦春末生白芽如筍即菰菜也本傳爰上有專字世說脫之按人多疑菰專者春末之物至夏則剛秋則不可食見秋風而思之甚無道理或晉時之專與今不同是不然張因秋風起忽動鄉情鄉情動而思鄉物春卯夏筍秋非冬葱無不思及不唯秋物已也曩旅寓也易君子見幾而作不疾終日幾通機有四海之名增指顧榮三江謂錢塘松江江浦陽江也輒去即拜表輒行之輒除名諱除吏籍不得復為吏塢小障一曰庫城壁壘也塢壁蓋謂陳營

輟食吐哺罵鄺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令銷印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耳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為見機文士傳曰張翰字季鷹父儼吳大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問辟為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爾翰以疾歸府以輒去除吏名性至孝遭母艱哀毀過禮自以年宿不登當世宿老也麟引李百藥傳曰何身老而以疾終於家才之壯也齒宿而意之新也營求也

王平子素不知眉子曰志大其量終當死塢壁

後漢書遣兵屯河內衝要
皆作塢壁是也王云言
敗可耳何得定知死塢壁
問傳會多如此鈔撮此言
其任軍旅之事有亡其身
也王謬○言雖幸得渡江
或恐無寄住之地相夫助
也即有相之道之相

劉云語甚可悲

謂如豺狼之抗扞也

劉云英賢獨見為鑒後來
龜不自靈可傷可戒彬未
必不以滅親自詭不知舒
復如何按舒亦或以不得

來為恨 言平生大將軍
與江州交態親疎意向異
同云何

抗不相下也言能立異同
之義不相讓也晉書通鑑
並抗作立胡氏云立異同
謂哭周顛數敦罪及諫敦
為逆也 姨兄弟從母兄
弟也索解與疑作為

抗旌所謂長戟指闕也

常法自守不能行人意表
事是非豪傑人故難託身

世說新語

問晉諸公贊曰王玄字眉子夷甫子也東海王
越越辟為椽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
所晉書玄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
害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

周伯仁母冬至舉酒賜三子曰吾本謂度江託
足無所爾家有相爾等並羅列吾前復何憂周
嵩起長跪而泣曰不如阿母言伯仁為人志大
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
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
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也
王大將軍既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
含欲投王舒舒為荊州含語應曰大將軍平素

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迺所以宜往

也含別傳曰含字處弘琅邪臨沂人累遷徐州
子也敦無子養為嗣以誅晉陽秋曰應字安期含
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江州當人彊盛時能
抗同異此非常人所行及覩衰危必興愍惻王
別傳曰彬字世儒琅邪人祖覽父正並有名德
彬爽氣出儕類有雅正之韻與元帝姨兄弟佐
佑皇業累遷侍中從兄敦下石頭害周伯仁彬
與顛素善往哭其尸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
慘容而問之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
伯仁自致刑戮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清譽
之士有何罪因數敦敦曰抗旌犯上殺戮忠良音
辭命彬曰拜謝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
命何跪之拜謝俱下敦怒甚丞相在坐代為之解
拜之累遷江州刺史脚疾何如頸疾以親故不害
左僕射贈衛將軍荆州守文豈能作意表行事

世說新語

卷八

十九

覽字玄通會字士和考引
晉書云帝為之改會字為
鄒舒不得已而行

軍逆之故含父子知其無
好意赴水而死 漢書鄒
寄與呂祿善祿為將軍軍
於北軍周勃不得入北軍
勃劫寄令給祿出遊勃乃
入北軍天下稱鄒寄賣友
賣謂計賺親友也販亦賣
人以求利已也
褚裒自豫章太守徵為侍
中晉書裒時為豫章太守
正旦朝亮昧斜目視人也

將無晉書作得無

標持寄托

晉書左將軍作雍州刺史
畧一作畧

晉書殷浩屏居幾將十年
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

世說新語

卷八

年

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舍父子于江王舒傳曰舒字處明琅邪人祖覽知名父會御史舒器業簡素有文武幹中宗用為北中郎將荆州刺史尚書僕射出為會稽太守以父名會累表自陳彬聞討蕪峻有功封彭澤侯贈車騎大將軍
應當來密具船以待之竟不得來深以為恨之舍投舒舒遣軍逆之舍父子赴水死昔鄒寄賣友見譏况販兄弟以求安舒非人矣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睐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嘉別傳曰太傅褚裒有器識亮正旦大會裒問

亮聞江州有孟嘉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久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所得嘉奇嘉為裒之所得乃益器之

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范汪別傳曰范汪字元平穎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尚書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

世說新語

卷八

年

常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與亡確然守志堅固也見易文言確確通棲遲遊息也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劉云真長能識殷浩駕馭桓溫豈可王劉並稱小庾庾翼也朝廷慮爰之不受代然未知遣誰人能制之蓋諸庾世襲似唐藩鎮胡氏云是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伊彼也指溫荆楚在建康西故曰西楚蜀亦在其中故曰克定晉書荆楚國之西門又陶侃疾篤遣長史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大尉章荆江州刺史印敬豫王恬子導第二子也導在時恬已為四品至今未遷官也四品詳釋 庾亮第三子羲

州殊有確然之志中興書曰浩棲遲積年累聘不至既反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深為憂嘆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或以墓所為浩父墓者非也浩屏居時父羨為長沙後浩為揚州刺史遭父憂去職小庾臨終自表以子園客為代園客爰之小字也之字仲真翼第二子中興書曰爰之有父翼風桓溫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朝廷慮其不從命未知所遣乃其議用桓溫劉尹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復制陶侃別傳曰庾翼薨表其子爰之代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勳也臨終高讓丞相未薨敬豫為四品將軍于今不改親則道恩優游散騎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宋明帝文章志曰翼表其子代任朝廷畏憚之議者欲以授桓溫時簡文輔政然之劉惔曰溫去必能

小字道恩其叔母庾皇后道憐也故曰親蓋外族也優游官不進也上流荆楚地形在水上流也下同景代承家藉保有西蜀也三峽明月峽廣澤峽巫山峽也峽山夾水也蒲博浦也洛當作畧詳釋秦以巴地為黔中郡薄賦歛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實因謂之實號為帝號也懸軍見三國志謂出軍遠征其勢懸絕不能相及也懸師同而縛縛手於後也焦頭請救急也霍光傳焦頭爛額為上客索解何下脫得字問焉欲奪天位也左傳宣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是也寧康

定西楚然恐不能復制願大王自鎮上流惔請為從軍司馬簡文不許溫後果如惔所算也桓公將伐蜀在事諸賢咸以李勢在蜀既久承藉累葉且形據上流三峽未易可克唯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華陽國志曰李勢字子仁洛陽臨渭人本巴西宕渠賁人也其先李特因晉亂據蜀特子雄稱號成都勢祖驤特弟也驤生壽壽篡位自立勢即壽子也晉安西將軍伐蜀勢歸降遷之揚州自起至亡六世三十七年溫別傳曰初朝廷以蜀處險遠而溫眾寡少縣軍深入甚以憂懼而溫直指成都李勢面縛語林曰劉尹見桓公每嬉戲必取勝謂曰卿乃爾好利何不焦頭及伐蜀故有此言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穎秦書曰符堅字永固武都氏人也本姓蒲祖父洪詐

世說新語 卷八 八

元年符堅使攻梁州益州破之遂陷益州梁山在梁州岐山在雍州虎視欲吞之也易虎視眈眈通鑑注蒲洪以識文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上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苻从竹非又苻堅傳曰隱起成字曰州付臣隱起凸起也王云正史堅姓从苻即蒲之變也此云當王應符命从竹非是又云石虎時正姓蒲不得云苻郎按符郎一作蒲郎是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夏履同克刺約也履履賤人也玄之使人皆莫不盡其才

稱識文改曰符言已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與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神使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有神使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號死子生也健即拜為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年遣長樂公丕攻沒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眾號百萬水陸俱進次於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為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勲元功既舉時

衛一作謝誤

王大王忱也鈔撮王蘊傳蘊為會稽內史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阿大悅小字也忱悅不知孰是按王悅早亡不及與恭交晉書字誤矣蟬連不斷也猶云留連

齊書作宋誤也注明帝紀當削是因本文齊字誤作宋注即引宋明帝紀大謬通鑑齊世祖武帝崩西昌

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曰于時氏賊疆盛朝議求文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親超聞而嘆曰安違眾舉

王恭隨父在會稽恭父蘊別見王大自都來拜墓恭暫往墓下看之二人素善遂十餘日方還父問

恭何故多日對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因語之曰恐阿大非爾之友終乖愛好果如其言忱與

恭為王緒所問終成怨隙別見

齊明帝廢立之際明帝紀曰廢帝子業疑畏諸害上先與阮佃夫李道父拘之殿內遇上無禮將加兒等密謀殞之後堂王恩遠南史曰王恩遠

侯蕭鸞奉大孫昭業立之
隆昌元年鸞廢昭業為鬱
林王弒之立新安王昭文
又弒之鸞自立即明帝也
王弘之字方平宋徵士羊
敬元名欣宋中散大夫景
素宋文帝孫建平王宏子
也 權計以一時詐謀相
用也須者倚其為用也引
決引義而自裁也索解彼
指明帝言彼善待君者或
恐權計竟不相容也

阿戎通鑑注
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為阿
戎至唐猶然通雅阿戎從
弟也王思遠字阿戎為王
晏從弟故唐人沿之
事際謂舉事之際

通鑑注名雖高而輕躁人
知其必及禍故望促按此
言才名高于世人望逼于
上若此之人遠之猶懼罹
禍况可親之乎通鑑注類
篇裝毗奈反弊或从衣此
云裝義與弊同按裝敝通
辨也輕裝謂輕易往來遊
其門也趙岐云三輔高士
未曾以衣裾敝其門詳釈
一本徐謂以下十六字作
徐不輕往四字幾機通帝
昭業也疾惡也
鞵鞍具馬藉也在育日鞞
躡蹤其後也

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
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
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 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
遇後至司徒左長史 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
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
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
豈有今日思遠遠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
阿戎思 旬日晏及禍 宋書曰晏字休默一字士
遠小字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帝雖以事際須晏
親重相疑斥晏無防意居朝事多專決數呼相
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帝
疑晏反乃密計乃晏於華林省誅之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相識每托人

召之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裝衣裾

俄而元長及禍時人服其幾鑿 蕭子顯齊書曰

瑯人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

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獄賜死

李密別乘一黃牛被以蒲鞵將漢書一帙挂於

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漢書越國公 楊素遇

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何處書生耽學

如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

所讀書答云項羽傳越公竒之與語大悅謂其

子玄感等曰吾觀李密識度女等不及 隋書曰

司徒素之子也。好讀書，便

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

路巖，唐書曰：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祖季，諫議

大夫。父群，精經學，志行貞潔，為翰林學士。

巖幼聰敏，過人。登大中，進士。以戶部侍郎會昌末

南為支使。劉昫唐書曰：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

使。元畧，字子也。累官戶部侍郎。會昌末

須作彼一官。胡三省通鑑注：既而入為監察御

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

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

皆如鉉言。

韓熙載，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

事江南。三王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

言不得老於翰林，必應進

作相也。

鈔撮云：野錄無本青社人

四字。南唐書本傳曰：熙載

北海人也。父光嗣，為唐明

宗所殺。熙載來奔于吳，然

則社當作州。二王先主李

昇嗣主李璟後主李煜也。

嘉納嘉而聽納之也。元和

唐憲宗年號。宋齊丘豫章

人。見南唐書黨與傳。

虎視見上。周世宗數伐南

唐，取江北諸州。宋太祖時

遂降之也。真主謂聖人

受命王天下者。

後主李煜

右庶子二人，分掌左右春

坊事。

待制詳釋

貴降譴責左降也。

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

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

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

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

深之為宋齊邱，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語

人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入相之命。問何故避之

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

暇。吾不能為千古笑端。南唐書曰：熙載在南唐

加檢束，恣其出入。後主屢欲相之，而惡其如此。

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熙載上表乞留，盡出

羣婢後主乃喜，以為秘

書監。羣婢復集如初。

李待制誠之。宋史曰：李師中，字誠之，楚邱人。父

相辯，諱由是。知名舉進士。知洛川

縣，多善政。歷知兗濟舒瀛等州。

在仁宗朝，因

參政參知政事也。下宰相一等。

禮記曰：家有塾，塾，門側室也。古者仕已老，歸教於閭里，朝夕坐之。

包拯在官，未嘗屈法徇私。一箇包家，蓋反稱以朝之也。

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

曰：包公無能為。今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

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呂氏家塾記曰：包拯

行，禁止天下皆呼為包待制。又曰：包家故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見狗私者皆指笑之。曰：爾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爾一箇司馬家。蓋當時亦稱司馬君實為司馬家。

世說箋本卷八終

